

侃家欢迎读者点题
邮箱：kbfkb@163.com

理发



理了个头发,突然好奇别人是怎样打理自己头发的。于是布置了这期的话题。让编辑意外的是,有的竟然曾想过办个洗头航母,这帮人天马行空起来,常不靠谱。文章只是个人笑侃,请勿发挥。

(下周话题:装修)



南京

都市放牛

牵一发而动之以情

都市放牛:现居南京。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文字俏皮犀利。

我割痔疮住院期间,病房里突然来了个眉清目秀的女子,扎着青花头巾,穿着青灰衣服,衣袂飘飘比《笑傲江湖》里的仪琳还要清瘦几分。令人倒抽一口凉气的是,她居然笑意盈盈地向我病床走来,递给我一盘清蒸鲈鱼。我妈呀一声,脆弱的内心一个鲤鱼打挺,身体却不敢动弹。女子见我痴呆怪样,扯下头巾,露出一个青盈盈的光头嘿咻一笑,原来是女作家寒露,我一股气流才自痔疮口缓缓散去。她说写剧本时添堵,改变一下心境。她姑妄言之,我心里暗自冷笑一声,头发是女人最直接的情绪,牵一发而动之以情,骗谁呢。

理发移情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古人把年岁称垂髫、及笄、弱冠,或者花甲、古稀、耄耋,几乎都与头发有关,就连夫妻也叫结发,显得比万能胶牢靠多了。描写女子美丽动人常常是云鬓秀发、青丝缕络,很有一番画眉理发的缱绻情深,打理头发还专门有发簪、华盛、步摇、发钗、发钗一系列名簪,就连小户人家的“拙荆”,也要弄个三无产品荆钗戴戴。《乐史·杨太真外传》里说,杨贵妃被逐出宫时,立刻哭成了泪人儿,动手自理,较下一缕头发转交唐明皇,皇帝老儿一感动,两人重修旧好。

古人在头发问题上不仅嫌贫爱富,还相当重女轻男。理发一到了男人这里,就没有了小轩窗正梳妆的旖旎深情,不是怒发冲冠,就是白发三千丈,怪吓人的。女人理发动情,男人削发明志。我那年酒吧终于倒闭,立马决定去剃个光头。在一家不起眼的发廊,我能感觉到老板娘那双枯瘦的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停顿,我听见

头上山风呼啸,江河奔涌,刹那间只觉得月光如水,云淡风轻,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悲喜,居然在她的指尖下一吐为快。从此我的头顶上风光无限,江湖上多了个“绝顶怨男”的称号。

头发是女人最直接的情绪,兴,头发苦,亡,头发苦。从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喜悦,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都有说辞。女人打理起头发来,可以用令人发指来形容。明嘉宗的乳母客氏,据说四十多岁仍驻颜有术宛如少女,每天喊一群手持梳具的宫女来排队,轮流用口水把梳子沾湿为她梳理头发,这种方法叫群仙液,据说是从岭南传入宫中的。女人一旦心情不好,首先遭殃的也是头发。我的闺蜜朴尔敏,为了告别一段痴呆的感情,慧剑斩青丝,把一头长发剪短,染了一头红毛,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她居然给这一天命名为“斩草节”。

吾友李白教导我们说,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要搁在如今,就叫染发。有次我短毛见长,两鬓渐白,很不利于泡妞,便打算去染一下头发。冒冒失失冲进一家路边发廊,四五个小姐朝我媚笑,说这里只洗头不理发,我立刻明白遇见传说中的那种发廊了。我当然不会落荒而逃,强作镇定坐下洗头间。闭上眼睛,我YY着故乡青山绿水间的小寡妇,端坐在盛开的水仙花旁,执拗地转动着磨豆腐的石磨,白色的豆浆瀑布似的从磨盘间流淌下来,湿润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发廊MM媚眼如丝,情急智生,见电视里正在播放打折信息,便问,老板平时会不会冲动消费?我没有牵一发而动之以情,随口应道:只有心理活动,没有生理冲动。

上理发馆的不一定理发

北京

潘采夫:现居北京。生于农村,长在小城,学在省城,现在京城摆摊卖报。毕业八年,正从事第八个工作。



十年前我上中学那会儿,校门口有个凤凰理发厅,我常去那儿理发。有次村里来人,是个七十来岁的剃头匠,会打一点大洪拳,我小时候正流行少林寺,他老给我刮秃瓢。

老爷子让我带他去理发,老板娘三十来岁,还有个吃软饭的老公。老头稳稳当当地坐下,清咳一声,咕咕叨叨念起了咒语,什么上三刀下三刀,还比划着手势。现在才明白,他在说剃头行的江湖黑话,那诡异的手势,真有点像传说中天地会的接头暗号。只见那阿姨一脸茫然,扭头用眼神问我是不是老年痴呆。理发完毕,阿姨一分没少要,老爷子脸上有明显的失落,一路嘟嘟囔囔回家。听说回到村子里后就一病不起,剃头感冒,要了老命。

那个理发厅后来被抄了,阿姨原来兼职做老鸨。好在老剃头匠死得早,如果坚持到民风日开,理发时被拉去按个摩啥的,也许有望直接气死,又给小报发挥空间。

当年《大河报》可是登过一个新闻:《两个老牛吃嫩草,一死一伤情未了》,写两个70多岁的老汉,为争一个二十多岁女子而大打出手,两人一死一伤。

我上大学后,就很难找到朴素一点的理发馆了。大学边的理发馆和录像厅,是大学第二课业,后青春期教育基地,理发馆关照身体,录像厅负责灵魂。读老作家的小说,后生们的第一次多扔在了庄稼地,像《红高粱》里的那种;读年轻一点的作家,爱之初体验的地点就有了理发馆。

如果留心观察,对哪些理发馆不理发,可以看出一些道道。一般来说,在小巷深深深几许的是理发的,那里是老家属区,搞地下工作难度太大;在大马路上的是理发的,搞地下工作成本太高;门面超玻璃铮亮的是理发的,搞地下工作有点走光。如果坐落在马路与小巷结合部,不在马路上,正在胡同口,那不是理发的;如果小破玻璃门还糊着一半花墙

纸,那不是理发的;如果闭着玻璃们,灯管套彩纸,那不是理发的。如果柴扉小半开,有女待月西厢下,那不是理发的,那是等人;如果门里有沙发,沙发上躺个人,那也不是理发的,那是上夜班困了。如果车马冷落处,忽然有洞天,理发馆扎了堆,那不是理发的,那是等拆迁,挥泪大甩卖。如果人烟稀少处,你开车疾驰时,突有娘子招手,那不是狐仙,那是孙二娘……

综上所述,如您所知,上理发馆的不一定理发,盲人按摩的不一定有盲人,做保健不一定是去健身,去肾疗也不一定是修你的肾。郭德纲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有几个包袱,很可道破一些现象:“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一定。书店里边不一定卖的是书,药店里头不一定卖的是药。上洗浴的——不一定是为了洗澡,上歌厅的不一定为了唱歌。感情好不好不一定是两口子,两口子不一定感情好。结了婚不一定有孩子,没结婚的……”



广州

石璞

理发师傅也相轻

石璞:现居广州。专栏“食用主义”散见于《南方都市报》等,其余简历不详。

小时候,去理发店理发,那时候理发的地方叫理发店,现在都改成发廊了,这么改有什么好处呢?有些迷糊,大概也是多种经营的一种吧,理发店,经营范围窄了很多,理发而已,增加个项目,顶多就是刮刮胡子而已。发廊就不一样了,花样可以有很多,按摩、敲背、洗脸、擦皮鞋都可以。扯远了,扯回来。

小时候,去理发店,单位里就这一个店,国营的。剪头师傅每次给我理头,都会狠狠打击我,说我的头形有些怪,不平,头发很难剪。很难剪的头,剪出来的头式自然是很难看。那时候,剪头师傅是大人,小孩子对大人的话总是深信不疑的,我还在暗地里埋怨过爹娘,在我幼年时没照顾好我,睡觉时没把我的脑袋放平,以至于脑后有大块大大的反骨。后来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剪头,发现他对每个小朋友都这么说,才发现事情有蹊跷,经过大家分析,一致得出结论,肯定是这家伙手艺实在不咋的,才说我们的头形不好。不过在我能花自己的钱去理发之后,再也没有理发师这么说过,伸手摸摸自己的后脑勺,确实不平。大概是他们不敢说吧。

对于理发店,理发师有所挑剔,还是这几年的事情。以前我的头发是好的,乌黑光亮,还特别浓密,任它来去,实在长得看不过眼时,才随便找家理发店进去,稍微修剪几下即可。可这几年不行了,头发越来越少,有秃顶的趋势,打理不好,自己都看不

过眼,平心而论,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但头发有问题,师傅的手艺不好,那真是没法看。

经过了几个月的亲身实践,总算固定了一两家理发店。一家师傅手艺高些,但路程有些远,时间充裕时可以去,一家就在小区内,可以救急。于是好玩的事情就来了。古语说文人相轻,其实只要是同行,都相轻。理发师傅也不例外。我这次在小区理了发,下次再到另一家去理,那师傅问道:“你这是在哪儿剪的头呀?不是很好。”我答道:“小区里。”那师傅露出鄙薄神情,“这手艺连我徒弟都不如。”过了段时间,又到小区里理头,那师傅看了看我的头式,连连摇头:“你这头发肯定不是在我这里剪的。”我心里好奇,问道:“何以见得。”那师傅说:“我们这的手艺,没这么差的。”

接连这么几次,我终于烦了。能不能换点别的说呀。那师傅又开始问话了:“你这头在哪儿剪的?”我不言语。那师傅见我说话,又开始讥讽,“这人水平真差……”我冷冷瞪了他一眼,说道:“不就是你上次给我剪的吗?”

“我剪的?”那家伙的脸色变得很古怪,言语也不自信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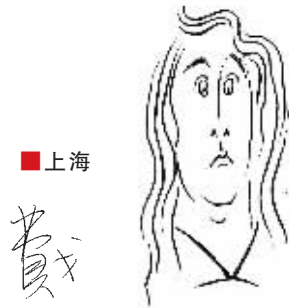
进一步打击他,“就是你剪的,你忘啦?”

“哦,我忘了。”然后再不说话。我看着他表情,心里暗暗得意,看你以后还啰嗦。打击别人,怎么就那么痛快呢。

洗头航母的故事

上海

费戈:现居上海。媒体流浪汉一名,当过大学老师,做过日报、周报、电视、杂志,媒体一行基本都干过,但一样都没干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被自己或者老板炒一次鱿鱼。



总有一天,我和W,会被迫认为中国洗头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先知、奠基人、总设计师。多年以来,我们经常就如火如荼的中国洗头业之前景问题,展开激烈和富有成效的争论。这样的争论,一般就发生在洗头店里,按摩椅上。

必须声明,W已经很久不洗头了,我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否则,他老婆看了文章,会冲到我家里来,把我吊在浴室里拷打。

拷打的目的估计有两个,一是报复我带他老公学坏,二是逼供,要我说出他老公常去的洗头店名字。知道之后,估计她还会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冲到洗头店,和众洗头妹厮打在一起,造成一次壮观的街头情色风暴。另一种选择,是乔装打扮成洗头妹形象,混进这家洗头店,潜伏下来,以便暗中破坏这家洗头店的生意,并且每当W来洗头,都奋勇上前。自告奋勇的目的,估计还是两个,一是阻止别的洗头妹碰她老公,二是考验W,看他认不认得出自己,认不出,而且乱来的话,嘿嘿,一次惨不忍睹的按摩就将

发生。当然,以上这些都不会发生。原因依旧是两个。一是我有着无比坚强的意志,任W的老婆对我用尽酷刑,也绝不会吐露半个字。二是W现在确实不洗的头了,为了表示从此与洗头划清界限,他甚至把名字都改了。

但是从前我们一起天天洗头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因为我们洗头,不仅不是为了清洁享受,而是带有很强的学术性,是一种忧国忧民的行为。这么说,有点树牌坊的意思。没办法,我热爱牌坊,专门跑到安徽去瞻仰大牌坊,并且特意从当地邮局寄数十张贞洁牌坊图案明信片给各位好友的老婆,以资勉励。当时W还没结婚,所以他老婆无此殊荣。

我和W关于洗头业前景争论的大前提是一致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各行各业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唯一暂时不会受到冲击,并且可以抓住机遇大发展,大捞一把的,应该就是洗头业。但是眼下的洗头业,以低层次的分散经营为主,难以挤进世界500强。而且一旦哪天迪斯尼想开洗头店了,随

便投资一点,包装一下,就把市场给占了。甚至肯德基都能成为洗头业的潜在敌人,他们满可以利用已有的连锁网点,让顾客边洗头边啃鸡翅的嘛。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洗头店小舢板捆起来,建造洗头航母。

不过在建造洗头航母的模式上,我和W产生了严重分歧。W的意见,是要搞连锁,建立品牌,比如“洁尔首”,然后特许加盟经营,首先占领上海,辐射长江三角,进而偷窥全国,意淫全世界。我么,觉得这样麻烦。我喜欢一下子搞大,所以准备在苏州河边租一处7层楼高巨大无比的仓库加以改造,全部装修成富丽堂皇的小隔间,像钱柜KTV那样的包房,在全国范围内招聘500名熟练剃头匠、2000名貌美洗头妹,以量贩式、自助式、仓储式取胜。

由于我和W互不买账,都觉得自己方案好,洗头航母的动议终于胎死腹中。W经受不住事业失败的打击,从此拒绝洗头,别人请也不洗。而我,依旧满怀梦想,在家隔壁10平米不到的小店洗头。每次10元,每周2次。